

# 为泰山点灯的人



赵静怡

除夕夜,泰山之巅,气温已零下十几摄氏度。星子低垂,朔风凛冽。

李佩、王子鸽、周涛正在碧霞祠进行红外测温。这是泰山上最大的古建筑群,也是游客最喜欢聚集的地方。几人仔细巡查着用电设备。冷气爬到手上,手不停地哆嗦,钻到口里,呼出的气瞬间变成团团白雾。

此刻,这座古建筑显出几分与平素的不同,如意带、红灯笼随风飘舞,昭示着蛇年已成旧岁,即将开启新的篇章。别看现在游人还不算多,等弘德楼的钟声响起,天南海北的人们将接踵而来,来这五岳至尊的巍峨泰山许下新一年的美好祝愿。

晚上10点李佩他们就过来了,等凌晨1

点,千家万户吃过团圆饭、迈入欢悦的新年后,他们才会再回到岱顶供电服务站。当万家灯火交织成金色的海洋,那是他们对祖国由衷的祝愿,也是他们紧张工作的意义所在。

夜一点点深沉,寒气无形,却有着坚实的分量,压得他们胸口有点闷,骨头也有点痛。一个年长义工过来,端着热腾腾的茶,说:“快歇歇吧,别人都在看春晚,吃年夜饭,你们却年年守在这山上!”在他的记忆里,为了给游客良好的环境,也为了保护古建筑,碧霞祠长年开着电暖机、除湿机等设备,一天的用电量即高达1200度。山上的宾馆、商铺也早就以电代煤,索道呢,也没因电发生过一次故障。李佩他们忙向义工道谢,笑着说:“在山上过年挺好的,已经习惯了!”

作为景区供电所所长,李佩年年都会在山上的值守。年年月月,她看着泰山或云雾缭绕,或明丽动人,常发出阵阵感叹。泰山,有着小天下的气魄,也有着容万物的襟怀。结婚、生子,这座大山越来越成为生命的不可或缺。丈夫说,有时晚上往山上走,儿子会自豪地指着

山上的灯火说:“瞧,那就是妈妈工作的地方,妈妈为泰山点灯呢!”

测温完毕,他们又盯守应急发电装置。由于太过专注,李佩的手机猛然“炸”响,吓了她一跳。接起来,花白头的父亲出现在视频里。他满眼心疼,问女儿冷不冷。李佩喊了声“爸”,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今年,父亲特地千里迢迢赶来泰安,想着和平时鲜少见面的女儿吃顿团圆饭,没想到女儿却要上山保电。他摇摇头,叹口气。李佩忙说:“爸,不冷,不冷,您瞧!”她将镜头对准碧霞祠,大红灯笼在飘动。

挂上电话,李佩看到王子鸽、周涛怔怔望着她。保电前,两人就给家里打了电话。王子鸽11岁的儿子不肯接。在他印象里,爸爸就像空气。不,是一棵树,长年扎在山上。爸爸不会陪自己逛动物园,不会辅导自己做作业,在自己受到委屈时更不会像妈妈一样轻抚他的头。从山顶下来到莱芜山区的家需要四个多小时,可爸爸待不了多久又会匆匆赶回山上。爸爸今年四十多了,陪伴泰山却有二十多年……周涛的孩子倒是表现亲热,不过他喊着

嘴,说爸爸应该去上“爸爸培训班”……

山下灯火通明,金色的光辉仿如一条河,无声地流淌。早在2015年,中国即实现了户户通电。从喀什到抚远,从北极村到曾母暗沙,每个角落的人们都和光明相伴,而光伏发电、风能发电、水力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更是飞速增长,神州大地处处辉煌。泰山也从以前的一片黑暗迈入“永不停电”的新时代。

寒风如利刃,一点一点毫不留情地刺着他们的脸。手脚有些麻木,他们跺跺脚,搓搓手;搓搓手,再跺跺脚。

从红门到玉皇顶的路灯早已亮起,为泰山平添了温馨和暖意。泰山也是国内极少24小时开放的山区亮化景区。

“三,二,一!”有人在喊,弘德楼的钟声忽然响起。山峰攒聚,苍茫静穆,灯火在摇曳、升腾,喜庆的气氛将沉睡的大山唤醒。万物复苏,在寒意里噼里啪啦地拔节,向上。

“新年快乐,新年快乐!”大家彼此祝福,又对着远山呼喊。“中华泰山,国泰民安!”回音传向很远。

闲情钰

一晃,冬季烙在眼睛上的单调色彩开始有了松动,余光尽处一抹深青翠绿闪过,春天悄悄地在空气里生长出来。春天的大门虽才半开,清明的雨汽就顺着门缝溜了进来。

清明前后多雨,人们在烟雨蒙蒙里早早起身祭扫扫墓。清晨雾气是否模糊了碑上的字,无人知晓。只是队伍末端那双稚嫩的眼睛,看到碑上的名字时,会是什么心情?悲伤或不常有,碑下那个度过青春长春的人和她在隔着时间的天涯。她或许更能注意到坟头上草木摇摇,嫩绿枝条在她的视野里一点一点地晃动,吸引走了稚儿全部的注意,这或许是长眠于此的祖先离族中年轻生命最近的时刻。哪怕人已故去,她长眠的地方也会长出新的生命,生与死的轮转就在一方天地里无限延长,有生命凋谢,有生命诞生。草木如是,人亦如是。

这样一看,清明节似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将万物新生的时节分一半给故去的人,能看出生死一事,在中国人眼中就不是单向的线,而是生生不息的环。有死才有生,万物因此而不停滞,世界永远在运转,这或许是独属于中国人古老而朴素的死亡教育。我们向来清楚地认识到事物拥有一体两面的特性,在《周易》的最后两卦中,这种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——分别为既济卦和未济卦。既济卦象水火既济交融,意味着事情已圆满完成。可圆满完成并非事情的最终状态,最后的未济卦象水火相离,寓意事情尚未完成,有待继续努力。这并非消极的失败,而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新开始。在古人眼中,事物没有“完成、结束”一说,而永远拥有属于它们的新的旅程。

于清明祭祖的习俗,无论是深思熟虑还是偶然为之,都给予了祖先莫大的尊重和最深切的纪念。祖先不只是碑上的名字和木然的牌位,他们永远活着,活在坟上每年吹过的春风里,活在永不消逝的乡音里,活在子孙后代绵延的血脉里。当羊水又一次浇灌透大地,当草色又爬满山坡,当人们又一次褪下冬衣结伴踏青,祖先们古老的名字又获得了新的生机,伴着春生,跳进生死的环里,不断地焕发青春。

又一年清明雨将要来到,洗出枝条上的新绿,洗亮墓碑上模糊的名字。雨水顺着石碑与树干滑下,离别与迎新共同谱出和谐的旋律,人们在坟墓前哭,在踏青途中笑。一年一次,循环往复。

## 生命的早晨

万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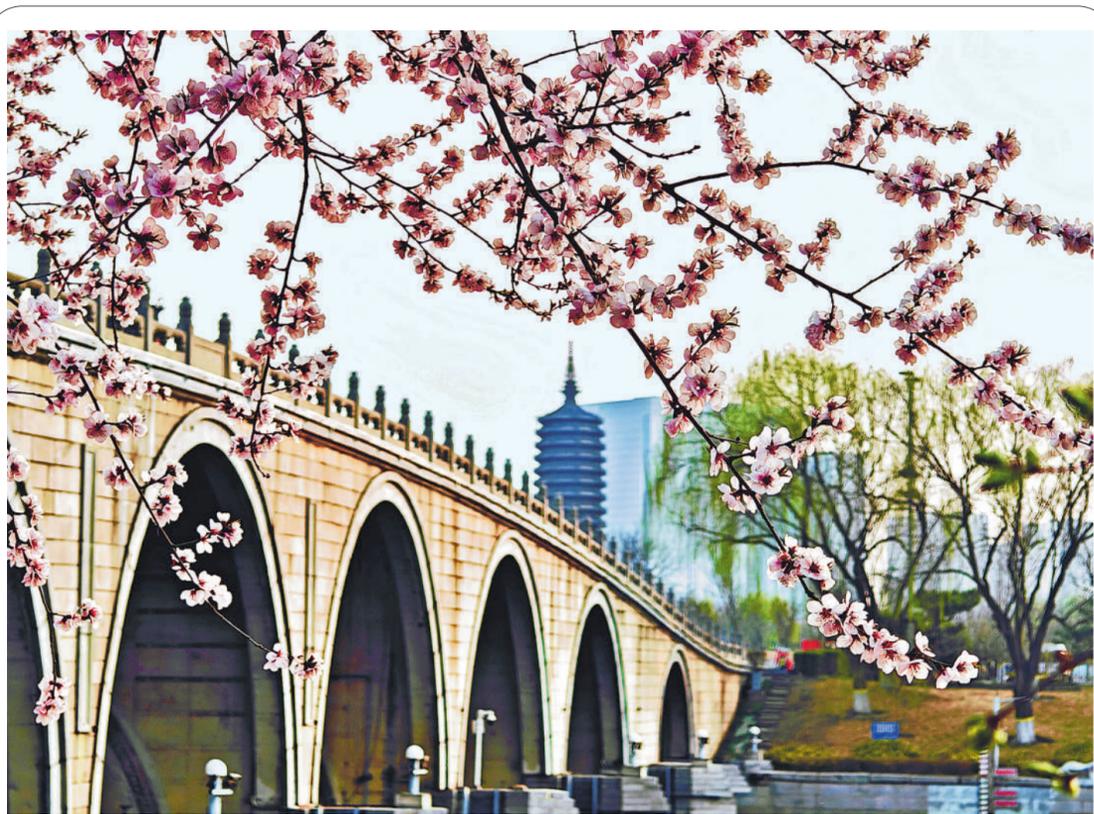
每一个鲜活的早晨  
在鸟儿的歌唱声中醒来

每一条经过生命的河流  
都欢欣自在  
每一树摇曳多情的枝  
都滴出鲜嫩的汁儿

粒粒破壳而出的芽  
纷纷跳起了  
柔美的舞蹈  
刚刚睡醒的花朵  
伸展的姿势  
那么惬意

五彩翩跹的蝶儿  
禁不住来  
偷啄花儿的芳心

朵朵斑斓  
微微绿意  
汇成了  
生命的海洋



春到大运河

3月23日,北京城市副中心。大运河畔,粉花缀满枝头,石拱桥在水面映出温柔的轮廓,把北京的春天,写进粼粼的波光里。 王建忠 摄

## 想起你自己

月明寒

前段时间,我从旧手机里找资料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很久没有用过的软件。怀着好奇的心情,我打开了它,又从记忆中检索出密码,登录上了旧账号。像是推开了一扇大门,门里陈列的是我之前的生活。

那时正值告别学校和初入职场的过渡期,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热情洋溢。点点滴滴我都喜欢记录下来:小区旁盛开的桃花、等车时看到的月亮、下班路上的落日、自己做的食物、学会的新技能……

这些明明都是我自己的事情,而此时的我却像是一个观光的游客。

我沿着时间刻度继续往前走,一一看过去:最后一节课用的课桌、和室友们一起吃的火锅、喜欢的音乐和小说……很多事情我现在都忘光了,一边回看,一边不断感叹:“那时候还挺有意思的。”

而现在的我呢,好奇心被反复磋磨,热情也被消耗殆尽。“加班、离职、投简历、面试、加班”循环了几轮之后,人变得越来越麻木了。我没再发过生活动态,相册里除了截图,生活照也寥寥无几。

碎片化的简短图文和视频占据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,然而,这种转瞬即逝的轻松很难带来真正的快乐。不加思考地输入大量无用内容,头脑也变得昏昏沉沉,学习和工作的时候感觉更加吃力,随之而来的是对未来更多的焦虑与不安。

该自救了!毕竟我以前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!

有个备受推崇的自我激励的方法叫作“成功日记”,我改为了写“成功周记”,即每周日晚上盘点一周在生活、事业、兴趣、情感等方面的小成果。为了让周记有内容可写,我每周7天都要用心度过。一段中间下来,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进步,有时候也有一些意外收获。比如,上次为了凑周记而出门散步,正好偶遇了彩虹!

同时,我开始减少浏览碎片化信息,通过阅读长文和听播客保持学习,继而重新找回阅读大部头书籍的乐趣。有选择地输入,认真思考,及时记录一闪而过的灵感,梳理想法,进行写作。

我非常感激那一天偶然登录了旧账号的自己,不只推开了那扇回忆的大门,也把一缕清风迎了进来。清风吹拂下,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泛起了涟漪。

不要麻木,不要丧失对生活的感受,记录你自己,想起你自己!

## 米兰的细雨

刘兵

清早推开窗户,一股潮润润的风扑面而来,带着点泥土的腥气,又混着远处飘来的、若有若无的咖啡香。天是灰蒙蒙的,不是那种沉甸甸的铅灰,倒像是谁用一支蘸饱了清水的羊毫,在宣纸上轻轻地晕染开来。

早春的米兰阴雨绵绵,我撑起伞,走进雨里。街道长方形的石块铺得并不十分平整,缝隙里积了些水,亮晶晶的,像嵌了无数面小小的镜子。雨点落上去,便漾开一圈一圈的涟漪。

两旁是老旧的建筑,四五层高,奶黄、浅赭、淡粉的墙面,被雨水濡湿了一大片,颜色便愈发沉着。雕花窗台和铁艺栏杆上,挂着一颗颗将落未落的水珠,晶莹剔透的,像含着无限的心事。

雨中的米兰大教堂,极富艺术表现力。白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在雨幕里失去了晴天时的耀眼光泽,多了几分温润的光泽。尖塔静默地刺向天空,雨顺着圣母玛利亚的金色雕像滴落。鸽子是不怕雨的,三三两两地踱着步,在湿地上啄食着什么,颈项间的羽毛泛着蓝绿交织的珠光。

只见大教堂旁的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上空,悬着两排运动造型的灯饰,冰刀和雪板凝在暮色里,静默而飞扬。雨落在玻璃穹顶上,发出细碎的声音,像是古老的拱廊在轻声咳嗽。隔着玻璃,我望着长廊里来往的人。有穿着讲究的夫妇,在橱窗驻足流连;有背着双肩包的青年,匆匆走过。

我想起几百年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大师,他们笔下的人物,背景里常常有这样润泽的天空。他们大约也常在这样的雨天里,一笔一笔地调和着油彩吧。

雨渐渐小得完全不用打伞,空气是透心凉的新鲜,像薄荷水洗过一般。不知哪里传来手风琴的声音,带着一点欢快,又带着一丝淡淡的怅惘。

我靠着栏杆,欣赏这一切。米兰的雨,不惊不扰的,却把一座石头城,洗得温柔了许多,也亲切了许多。那冷冷的石头,吸饱了水分,仿佛也有了呼吸,有了体温。

我不会忘记米兰这个早春的雨天了,不会忘记这湿漉漉的石板路,这雨中蒙着轻纱的大教堂,还有那雨后的琴声。

刘世河

又一个清明快到了,雨也紧随节令的脚步,如期而至。望着窗外细细密密的雨丝,不知不觉,我的心也跟着潮湿起来,禁不住悠悠地想:这可是当年杜牧老先生遇见的那场“纷纷”之雨,淅淅沥沥下了千年都未曾停下?还是宋朝词人吴文英当年一边想念情人一边悉心静听的那场“愁雨”?抑或是儿时在那老家跟着爷爷去祭扫时总也不停的那场蒙蒙细雨,如丝如线,一直飘到了今天。

日从东山起,雨逢清明落。在我几十年的记忆中,清明有雨似乎已成定律。或早或晚,或大或小,总要下一场的。

少时未经世事,对清明的印象就是玩儿。时值仲春,天气向暖,正是草木萌芽之际,我那时最得意的就是吹柳笛。墓地旁边有一条小河,河边长长的一排全是柳树。有雨水滋润的柳条特别脆软,制作起柳笛来便越发得心应手。如今再回头一望,彼时虽无牛背可横,但大有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的无边雅趣。

对清明的雨有了更深理解,是在我30岁那年,那次祭扫于我有了更实质性的意义。那是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一个清明节。去年还是扫墓者,今日已成墓中人。那一刻,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阴阳两隔,什么是“我在外头,母亲在里头”。也终于恍然,原来清明的雨,纷纷洒洒,淋湿的其实是人的心。

我根本分不清,让人视线模糊的,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。我也终于理解了,余光中为什么会将清明的雨说成“冷雨”。之前总感觉,台湾的清明时节天气分明是暖的,何来冷雨之说?现在才明白,想必当初锁定诗人心意的那场清明的雨,定是一种感觉上冷的意象。他又说:“雨气空而迷幻,细细嗅嗅,清清爽爽新新,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。”我非常喜欢这个“薄荷”的比喻,因为薄荷是清凉的,用凉来喻清明的雨,应是最为恰当的。冷,总容易让人联想到“瑟瑟发抖”这样的字眼,有点不寒而栗。而凉,则只是一种忧伤,充其量不过是悲凉罢了。

诗圣言“好雨知时节”,那是春雨的泛指,而春季里最知时节的应该莫过于清明的雨。时值杏花盛开,清明的雨,又名杏花雨。古诗中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等等,皆有描述。一场杏花雨后,诸如“春寒料峭”“乍暖还寒”这样的字眼就开始靠边站了,雨润万物,春风送暖,土地便越发地松软。麦苗青绿,草芽嫩黄,各种野菜也竞相拱出地皮,探头探

## 雨逢清明落

脑,欢快生长。

这个时节的菠菜是最好吃的,吾乡素有“吃清明的菠菜,耳聪目明”之说。所以每年这个时候,母亲总是变着花样让我们吃菠菜,炒鸡蛋、凉拌粉丝、烙菠菜盒子、打菠菜汤等,怎么吃都很鲜美。

清明的雨还有一层意思,就是可以洗心。《抱朴子·用刑》曰:“洗心而革面者,必若清波之涤轻尘。”意思是说,洗心革面的人,一定像清清的波把灰尘洗除掉一样。然而,革面容易,洗心尤难,而这清明的雨恰恰既有润物无声的细腻,又有薄荷般的清凉,既有诗意,又饱含情怀,故称之为“清波”,委实恰当。只要此波“清”过,天地便越发“明”朗。

## 壮哉,可可托海

张长水

可可托海,此“海”非海。蒙古语称它“蓝色海湾”,哈萨克语意为“绿色丛林”,原本为新疆阿勒泰地区一方游牧之地。20世纪30年代,苏联人因在额尔齐斯河中发现多种稀有金属元素,逆流而上,以勘探为名秘密开采,揭开了可可托海的宝藏面纱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百废待兴,工业建设急需矿产资源支撑。建设者们一腔热忱,怀揣报国梦想,从五湖四海汇聚可可托海。他们当中,有稀有金属领域的专家学者,有内地选调的矿业干部,有各大院校的优秀毕业生,有退伍军人和转业军人,有支边青年和妇女组织,亦不乏当地的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、俄罗斯族、回族、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群众。

阿勒泰地区,为极寒地区,最低气温达零下51摄氏度,采矿条件十分艰苦。起初,三

号矿脉为坑道开采,矿工们手执简易工具,在平均高度2米、宽度1.8米的巷道内,一锤一钎,一锹一镐,把一颗颗、一块块矿石开凿下来,以马拉驴驮、身背肩扛运出矿坑。有的工作面洞室较小,仅能一个人进出,采下的矿石装进土筐,用绳索一点一点往外拉。后来,三号矿脉改为露天开采,才渐渐配备了柴油机、气压机、铁皮钻、铁矿车等设备。但冬季采矿,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低温,工人们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,即便穿着皮衣皮裤,踏着毡筒靴,也难以抵御严寒侵袭。时间长了,手扶在钢钎上麻木不知,脱掉手套就粘下一层皮,手指脚趾冻伤是常有的事。

1961年,又是一个严冬,国家为偿还外债需增加稀有金属产品出口,矿务局接受任务,成立“保出口会战”指挥部,号召全体职工为国分忧。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矿山的粮食供应也出现短缺。为确保一线生产,指挥部精简机关人员,规定伙食标准:一线工人每天6个馒头,车间工人每天4个馒头,机关

干部每天只喝4碗糊糊。超强体力劳动加之长期营养不良,许多人身上出现浮肿,小腿一按一个坑。条件虽然艰苦,却无人叫苦喊累,无人退出一线。

在阿依果孜矿洞,“矿三代”小陈师傅如数家珍,深情讲述会战故事:采矿先锋营营长曹孝义,一天24小时盯在一线,饿了啃几口硬邦邦的干粮,困了就在工地上歇一会儿。女儿病重住院,他抽不出时间照顾,直到她去世都没能看上最后一眼。年轻矿工朱吉林,在递交会战请战书的同时,也递上一封入党申请书,他说:“我没有父母,也没成家,爷爷远在内地,身边没有要托付的事,唯一的念想就是在大会战中火线入党,为国家多出矿,出好矿,我不怕倒在采矿路上。”

矿山故事不胜枚举,还有夜以继日勤学苦练,从擦地女工变为机械能手的贝利伊拉;满手老茧、精心选矿,从牧羊少年成长为优秀技工的瑛路堂;锲而不舍,寻踪逐脉,探得富矿的阿依果孜……他们以“吃苦耐劳、

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为国争光”的实际行动,铸就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熠熠生辉的“可可托海精神”。

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,可可托海矿山尚处于保密状态。很少有人知道矿山的更高价值,直到1979年12月的一天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报道了可可托海矿山事迹,矿工们才恍然大悟,他们的劳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。从可可托海走出的矿物加工工程专家孙传尧说: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、第一颗氢弹、第一艘核潜艇、第一颗人造卫星所使用的锂、铍、钽、铀都来自可可托海。”

1999年11月25日,是可可托海人永远铭记的日子。下午4点,两辆满载矿石的工程车,沿螺旋隧道缓缓驶出,三号矿脉完成使命,光荣闭坑。那一刻,矿工们眼含热泪,与他们朝夕相伴的矿山依依惜别。这座承载了可可托海三代荣光的“英雄矿”“功勋矿”,犹如天上嵌下的一枚粗大指环,静卧在祖国西北边陲,成为共和国一段不朽的记忆。